

爱乐

C. 波汶、B. 冯·梅克 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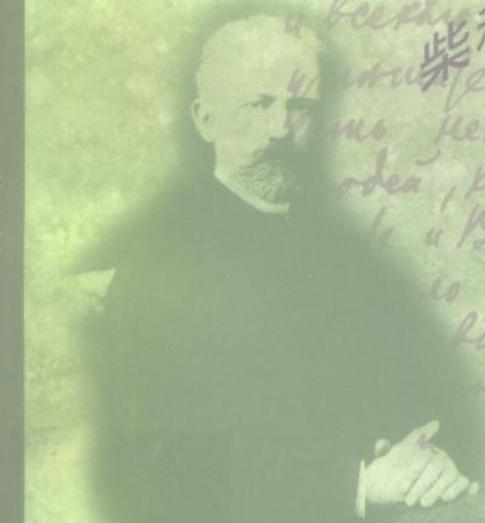
陈 原译

我的音乐生活



Мое музыкальное
жизнь! Какой я счастливый
человек! Я не могу представить
себя без музыки. Музыка
живет в каждом из нас. Но
она не может жить в нас
одной, она должна жить в нас
всею жизнью. Она должна
жить в нас, как в жизни
и воле ее выше и
выше.

通信集



но Ваше членство —
бесценн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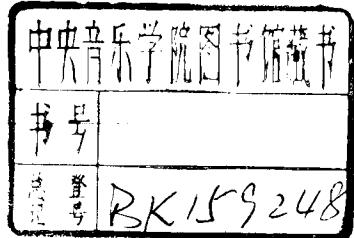
C. Bowon, B. von Meck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eloved Friend



爱乐丛书



我的音乐生活

柴科夫斯基与梅克夫人通信集

C. 波汶、B. 冯·梅克编

陈 原译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联书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的音乐生活：柴科夫斯基与梅克夫人通信集/
波文 (bowon, C.), 梅克 (Meek, B. V.) 编；陈原
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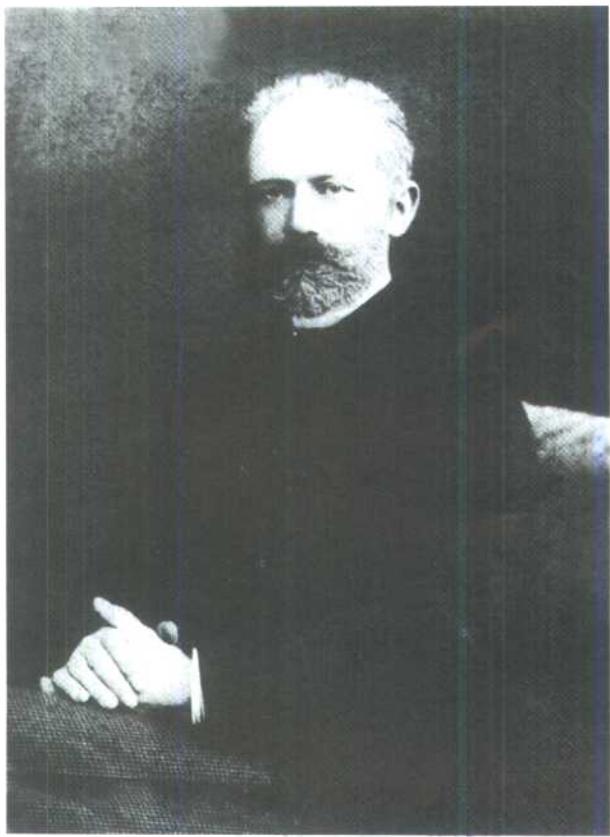
(爱乐丛书)

ISBN 7-108-00921-8

I. 我… II. ①波… ②梅… ③陈… III. 柴科夫斯基—
书信集 IV.K835.112.5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6)第 08090 号

责任编辑 冯金红
装帧设计 宇成春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邮 编 100010
经 销 新华书店
排 版 北京新知电脑印制事务所
印 刷 北京京海印刷厂
版 次 1998 年 2 月北京第 1 版
1998 年 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9.75
字 数 186 千字
印 数 00,001—10,000 册
定 价 16.20 元



柴科夫斯基在莫斯科 (1884年)

1877 年的
冯·梅克夫人



Милейшая Татьяна!
Ладисла Флоренция!

Нередко Ваша любовь за-
бывает о моем иллюстри-
рованном журнале. Но
официальная сторона я скажу, что
оно изображает существо
и вечною рода членением боя,
именно потому что оно, что
если подобное изображение
много, то оно не может быть
всего в Вам, а это неправиль-
но и много изображение несе-
т крах.

Нередко Ваша любовь за-
бывает о моем журнале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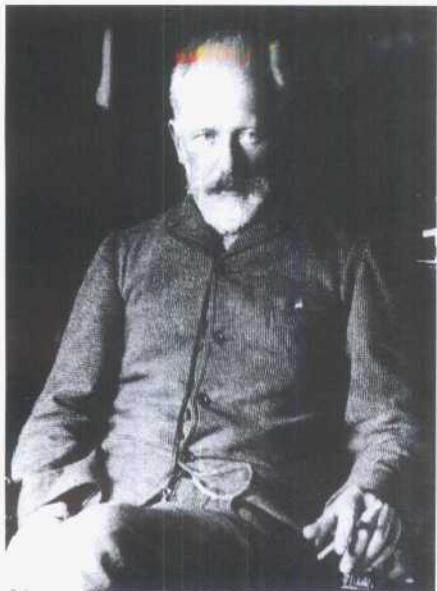
M. T. Tchaikovsky



柴科夫斯基在菲格那的
庄园（1890年）



柴科夫斯基及其夫人（1877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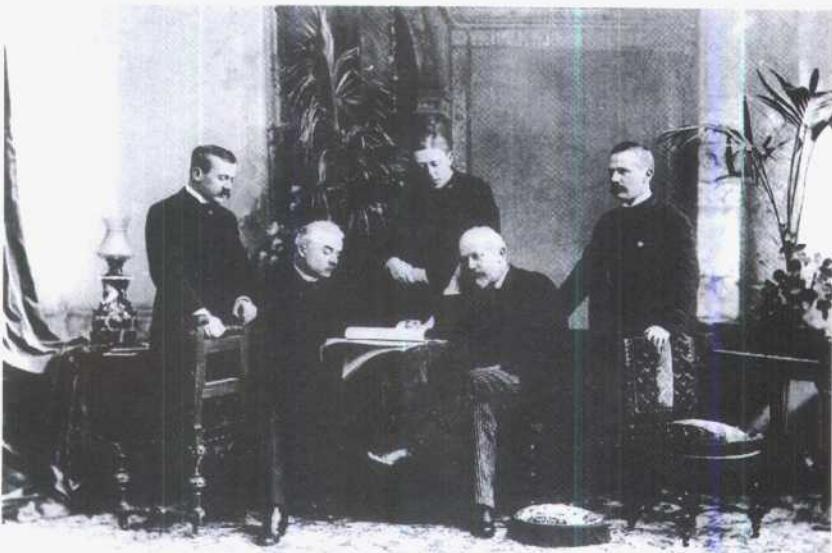


1886 年的柴科夫斯基



柴科夫斯基在 1880 年 4 月

柴科夫斯基和他的兄弟们





身着剑桥大学音乐博士服的柴科夫斯基 (1893年6月，剑桥)

中译本重印题记

现在重印的这本书，是一个音乐家的内心自白。这本书不是传记，但是它揭开了一个音乐家艺术创造的奥秘。这本书没有着墨于天才，它的真正作者就是这个音乐家自己，而他不相信什么“天才”，他相信勤奋，“灵感是客人，她不会来拜访懒汉的”。这本书描绘了一个有血有肉，有快乐，有苦恼，有爱情，有民族自豪感的艺术家。这个艺术家不是神，而是人。正是由于这一点，这本书曾经吸引过许多读者的心。

这本书的主角是音乐家柴科夫斯基，还有他的“施主”，保护人，他的“女神”，他的理想的化身，他从来没有见过面的“施主”——寡妇冯·梅克夫人。因此，本书原版的书名叫做《挚爱的朋友》，副标题《柴科夫斯基与冯·梅克夫人的故事》，30年前中译本出版时副标题改作《柴科夫斯基与梅克夫人通信集》。这本书的情节是围绕着艺术史上罕见的两个挚友之间的纯洁友谊而展开的——冯·梅克夫人的孙媳妇作了一些注释，加了一些“旁白”，但是它的内容主要还是这个音乐家的内心自白。（我翻译时主要采用了来往信件，而把后人所加的“旁白”减少到最简要的程度。）

当代知识界很少有人不知道柴科夫斯基。提起当代的芭

蓄舞，怕无人会忘记《天鹅湖》；提起俄国情调的音乐，怕无人会忘记《如歌的行板》；提起 19 世纪俄国音乐文化，很少有人会漏去柴科夫斯基的名字。被称为俄罗斯国民乐派的“强力五人团”，他们的影响也远不及柴科夫斯基。歌剧《伊凡·苏萨宁》(格林卡)被称为俄国乐坛的先驱，可是这部歌剧的魅力哪里比得上《叶甫根尼·奥涅金》？然而他整个身心都曾浸淫在西欧的音乐世界，他所膜拜的音乐之神是莫扎特（“这个阳光灿烂的天才呵，他的音乐只须想起来也足使我感动得流泪！”），但是他并没有向西欧音乐屈膝，他摆脱了传统的束缚，满怀民族乐想和民族情调而创新。托尔斯泰听到他的弦乐四重奏中《如歌的行板》时，感动得泪流满面，这个伟大的作家情不自禁地说：“我听到了我们那忍耐着的、受着苦的人民的灵魂了。”难怪《火鸟》的作者斯特拉文斯基（这个被称为现代主义音乐的古典派，或者古典主义音乐的现代派的俄国血统音乐家）称他是“我们当中最俄罗斯化的一人”，他自己也不无自豪地宣称：“我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俄罗斯人”。还在 40 年前，我在一篇音乐史论文中写道：“柴科夫斯基酷爱俄罗斯的民间调子，他也熟知古典音乐的整个世界，于是他就成为俄罗斯进步的民族音乐艺术的一个创造者。……有意识地或者无意识地，他把人民的意志、想望和情感混和在伟大音乐的形式中。”今天，我认为这几句话对于这个音乐家来说还是确切的。

当柴科夫斯基出现在世界乐坛时，西欧的音乐艺术已经拥有了灿烂的群星：巴赫、莫扎特、贝多芬，意大利歌剧，法兰西舞剧……。当群星在大地上空闪耀时，俄国的知识分子还

在东方式的农奴制压迫下呻吟。1861年废除了农奴制，新的即资本主义的生产才有可能在这片土地上飞快发展。因此，直至19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才是俄国文学艺术群星灿烂的时代，这时代比西欧来得晚，但一样的辉煌——而柴科夫斯基音乐创造的全盛期也是在70和80年代。这个时代的俄国是无数矛盾的集合点（正如一个诗人形象化地说的：俄国母亲呵，你又丰饶你又饥馑），而处在这矛盾集合点的这位音乐家，本身又陷入了社会的、思想的、乐坛的、恋爱的、婚姻的错综复杂的矛盾中。在这本以柴科夫斯基自己写的书信为中心的书里，正是许多矛盾吸引着我们的读者，以致于里面虽则充满了音乐家本人对音乐艺术和对现实生活发出的许多理论性的独白（这些独白有时甚至是冗长的或抽象的，有些甚至是很难为别人同意的见解），人们读来还不觉得过于枯涩，反而可以从中汲取这样那样有益的东西。

一个作曲家，演奏家或者理论家，要了解柴科夫斯基，他可以而且应当从他的作品总谱开始；但是一个普通的音乐爱好者，却宁愿从这个音乐家内心的自白出发。这本书收录的许多书信，例如给冯·梅克夫人论自己的创作方法的三封著名的信，以及散见许多信札中关于音乐的断想，都给读者打开了了解的大门。然而最吸引普通人的，我以为是他关于《我们的交响乐》（第四，作品36号）的剖析。虽则柴科夫斯基曾经自豪地宣称，“当语言不能表达某种情感时，更雄辩的语言——音乐就‘全副武装’地登台了。”他甚至引用过海涅的诗句：“话语停止的地方，就是音乐的开始。”可是他把《我们的交响乐》

总谱寄给他的“施主”冯·梅克夫人时，这个音乐家又不能自己地使用普通的语言来分析自己的作品。这里的“我们”，指的是作曲家本人加上比他年长9岁而又从未谋面的精神和经济的支持者——冯·梅克夫人。这部交响乐是作曲家柴科夫斯基自己说“为她而写的”，因此编号为“第四”，而加了一个标题：《我们的交响乐》。作曲家本人宣称，这部交响乐写的是生命，写的是生命的搏斗。第一乐章招呼你亲临现实和梦幻交织的港口；第二乐章带领你回到年青时代的甜蜜回忆里；第三乐章描绘了心灵闪过不可捉摸的形象——又回到了市井中；然后第四乐章，“到人民中间去吧”——“如果你在自己身上找不到快乐，那么，到民间去，你会在人民的快乐中使生活过得更有意义些。”……然而音乐确实是不能用语言来翻译的，但语言与音乐有时也相通，“我只想对你说明——也只能对你说明”，作曲家这样说。冯·梅克夫人听了鲁宾斯坦指挥的演奏，她不用解说也感受到作曲家的乐想，她写道：“在你的音乐中，我听见了我自己，我的气质，我的感情的回声，我的思想，我的悲哀。”这部交响乐是矛盾集合点的写照——作曲家要孤独，但他又不甘寂寞；他要沉醉在回忆中，又要冲破童年的记忆；他要真正地生活下去，却又被“命运”所折磨；他要逃出苦难，“到民间去”，但他只能陷入风风雨雨的苦难里——这也是上个世纪70年代在俄国重重矛盾中知识分子的写照。

在这部交响乐中，他有了艺术的创新。他膜拜莫扎特（这是他的“神”！），他敬重贝多芬（这是庄严的师长！）。他没有盲从，他创新。在许多自白中，他提出了一个又一个新的断想。

有一次他甚至提出“不协和音是音乐上最伟大的力量，没有了不协和音，音乐就会变成永久的祝福——而无法表现一切受难和痛苦。”这样，他不仅从教堂音乐和古典音乐中破门而出，而且还大胆地跨过了浪漫派的门槛，通向现代主义。当然，柴科夫斯基曾经警告过，必须“很有见地，很有技巧，很有风趣”地使用不协和和弦，否则就显不出它的“巨大的意义”——仿佛他预见了各式各样现代主义音乐滥用了不协和音，这样的断想对于我们当然是饶有兴味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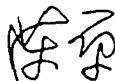
当“五人团”自称推行“为人生的音乐”时，他们攻击当时音乐院搞的是“为音乐而音乐”——但是“五人团”很快就发现，作为音乐院台柱的柴科夫斯基并不是躲在象牙之塔里。骤然看去，这个音乐家，不过是一本正经地讲授和声学与对位法的迂教授，不过是年复一年写出一部又一部最初并不受人欣赏的乐曲的穷作曲家，很少人了解到这个迂夫子却是那么忧国忧民。还是让我们听听这个音乐家内心的自白罢。试看他笔下的 70 年代的彼得堡：“天气很坏——有雾，无涯的雨，潮湿。一举步就碰到哥萨克的巡逻兵，好像我们是被围似的。还有我们的军队(从土耳其)付出了可耻的代价之后回来，这都是使人伤心的事。这都是恐怖的时代，可怕的时代。一方面——一个绝对惶惶然不可终日的政府，连呵克沙可夫说了一句勇敢的真话，就把他放逐，害怕到这个样子。另一方面，悲苦的，疯狂的青年，成千成千地，没有经过任何审讯，就被流放出去，流放到连乌鸦也捡不到骨头的地方去。而在这两极

中间,有一个对什么东西都无所用心的公众——它沉溺在自私里,一点也不抗议地生活下去。”这是柴科夫斯基 1878 年秋天写给冯·梅克夫人的信。这个音乐家不是具有强烈的倾向性么?他哪里是躲在象牙之塔中的迂夫子呢?但如果我们苛责这个音乐家为何不带头上街游行去,这难道是公正的么?

然而命运对柴科夫斯基却是多么残酷呵。他不与人争,但乐坛的人们却并不护着他。他把一部钢琴协奏曲献给他所尊敬的大师鲁宾斯坦——而大师却拒绝演奏;他把一部小提琴协奏曲献给他所钦敬的欧爱教授——教授拒绝接受。他胡里胡涂跟他的一个女学生结了婚;他憧憬着的是理想、爱情、事业、祖国,而她追求的则是浮华、虚荣、庸俗的生活与无目的的享乐。无恋爱的婚姻(虽则短时期的共同生活)迫使这个音乐家几乎陷入精神分裂的境界——还是冯·梅克夫人把他解救出来,让他游历西欧,摆脱世俗的纠缠。然而同冯·梅克夫人的交往,最后也并没有使我们的作曲家得到持久的幸福。两人第一次通信是 1876 年,梅克夫人是作为“施主”向他“订货”的,14 年间她资助他,鼓励他,却有意地避开了面对面的接触(虽则有过两次坐在马车上偶然邂逅),到 1890 年,冯·梅克夫人突然声称破产了,停止了对他的经济支助,同时也停止了书信往来。这中断对于这个忧国忧民而又多愁善感的音乐家是一个重大的打击——尽管如此,在其后的三年间,他还是出访了“新世界”(美国),他写完了最后的一部交响乐——第六,即题名《悲怆》的交响乐,然后与世长辞。因此这本书关于音乐家最后三年中的生活,只有简略的反映,而从 1876 到

1889 年即音乐家创造力旺盛的年代，却有无数内心的自白可供读者去领会和欣赏。

这本书原版是 1937 年在纽约出版的，它流入中国以后经历了八年战争——因为我是 1945 年冬由重庆南行时在一个小城市的地摊上买到的，同时买到的还有一部罗曼·罗兰的《创造者贝多芬》。这真是一次巧遇。32 年前我在等待黎明的时候断断续续把这本书译成中文，在上海印了一版。30 年了，我几次没有让出版社重印，因为我那时认为这种情调同当时的空气不协调。现在雨雪霏霏的日子终于过去了，我想，就让它重见天日罢。译文没有改动，只改正了几个错字——原书随着动荡十年的风雨化成纸浆了，但这没什么，就让这幼稚的译文重又面世吧，重要的是读者又可以听见这个音乐家内心的自白了。



1980 年冬

目 次

中译本重印题记	1	8. 给弟弟的信
I 鲁宾斯坦	1	9. 结识梅克夫人之前
II 梅克夫人	4	V 《第四交响曲》和《叶甫根尼·奥涅金》的开始
1. 梅克夫人给柴科夫斯基的信	 28
2. 柴科夫斯基的复信		1. 梅克夫人给柴科夫斯基的信
3. 梅克夫人的信		2. 梅克夫人给柴科夫斯基的信
4. 柴科夫斯基的复信		3. 梅克夫人给柴科夫斯基的信
5. 梅克夫人		4. 柴科夫斯基的短简
III 柴科夫斯基	9	5. 梅克夫人的短简
1. 柴科夫斯基给梅克夫人的信		6. 柴科夫斯基的复信
2. 柴科夫斯基的复信		7. 柴科夫斯基的长信
3. 莫斯科		8. 梅克夫人的复信
IV 早期的音乐作品	13	9. 柴科夫斯基的复信
1.“休息！不能作曲！”		10. 同日的长信
2. 五人团		11. 梅克夫人的复信
3. 阿尔多		12. 柴科夫斯基的信
4. 父亲给儿子的信		VI 结婚的计划 46
5. 早期作品		1. 寂 寞
6. 给梅克夫人的信		2. 托尔斯泰
7. 音乐院的生活		3. 苦 郁

